



## 莫言问鼎诺贝尔

莫言与海南可算有缘。2002年开始,他多次来琼给海南作家讲座,参加海南文学活动,海南作家对莫言并不陌生。10月13日,在三亚举行的“诺贝尔文学奖与莫言”首期文学沙龙上,海南作家单正平、梅国云、崽崽、王雁翎等相聚一起,畅谈各自眼中的莫言。

# 莫言在江湖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蔡葩

他从北京的家坐出租车到机场,路费10元。他总觉得钱少,怕司机不乐意,于是,他提前备着中华烟,递给司机,让他高兴。他觉得让人少赚了钱,对不住人家,怕人家脸色难看,自己也痛苦。这是农民出身的莫言极其不同的地方。从中可以理解,现实中木讷、谨慎的莫言要在作品里成为调度千军万马的国王,这也是一种心理平衡术。用莫言的话来讲,就是“文学作品就是生活中中不敢做的做不到的事情在作品里做到了”,莫言的坦诚与厚道,解构作家在读者心目中的神秘性,自有过人之处。

### 微笑大哥

作为《天涯》资深编辑,王雁翎和记者说起一桩文坛趣事:大概是1998年吧,莫言给《天涯》投来一篇散文,名叫《忘不了吃》。那时莫言已经是有一定影响的作家。“记得稿子是用电脑打印的,莫言在打印稿的右上方用铅笔给当时的《天涯》主编蒋子丹留言,大意是:蒋子丹,寄上破文章一篇,合则用,不用则扔纸篓里。问少功领导好。这篇文章《天涯》当然采用了,发表后被多处转载。在这篇散文里,也可以看到莫言的真性情。在书写自己亲身经历的饥饿年代,莫言以平静、朴实的笔墨,像是在叙说别人的故事,没有抱怨,没有恶狠狠的词语,但却让人感到心里沉甸甸,满怀辛酸,对那个荒唐的年代充满了不可饶恕的感觉。这就是文学给人的力量。”王雁翎感慨地说。

莫言与海南文学界的交往有多年光阴。从2002年开始,他多次上岛给海南作家讲座,参加海南文学活动,海南作家对莫言不算陌生。海南省作协秘书长梅国云说,由于奥林匹克花园长篇小说大奖赛的举行,莫言今年连续两次上岛,在海南留下他的点点滴滴。“今年3月,我们有幸和莫言相处几天,近距离感受莫言作为文学大家的个人魅力,和对人对事认真负责、坚持原则的态度,以及坚守正义与良知的品格。莫言很沉稳,与他的日常相处,也没见他说过一句废话。无论散步、开会还是用餐,他都守时,从来都是无声无息似的,让人肃然起敬,但又让人感觉轻松,没有压力。记得评奖过程中,我们转了两次场子。莫言在评委会中是年龄最大的,职务也最高,但他从来不让别人跟他拿行李,他亲力亲为,哪怕是服务员,他都不轻易麻烦。”梅国云说。


人们注意到,莫言在重要场合,喜欢穿中式服装。这表明莫言内心深藏的中国文化情怀。王雁翎说,今年3月,作为奥林匹克花园文学大奖赛终审评委的莫言在三亚南山寺,看到一件色彩“十分热带”的中式“岛服”,他当即买下穿上,显得很开心。莫言在生活中表现出童趣的一面,并不只是一个严谨而寡言之人。

中新社主任记者关向东是此次大赛的随行记者。关向东说:“莫言一直是微笑着,无论多么热闹的场所,他很容易安静下来,我称他是个微笑大哥。莫言很会吃,且吃得很快。我好奇,他就说,从小家里兄弟多,如不快吃,就没有了。习惯养成,就很难改。莫言的话,让人想起他那篇著名的《忘不了吃》,他的坦诚,我深深地被触动了。”

### 人在江湖

莫言还是一个有着浓郁中国文人本色的作家。莫言的古诗词和书法在中国作家中是有口皆碑的。在海南担任大赛评委期间,闲暇时光,莫言喜欢挥毫书写,且能左右开弓。他在博鳌留下的笔墨“人在江湖 莫言”极有意味。顺起来念还真有点像莫言名字的内涵:人在江湖莫言,可莫言还是说了很多,直到今天摘取了诺贝尔文学奖,刷新了中国文学百年记录。

海南地域风情浓郁,民风独特,这曾让莫言赞叹不已。海南省作协主席孔见表示,莫言多次造访海南,作为一位书写民俗文化的高手,在海南期间,莫言喜欢走访海南乡村,领略海南民族风情,对海南文学中表现出来的本土文化元素情有独钟,并给予较高评价。

人们记得,今年3月,莫言出现在海南文学的颁奖台上,给海南文学投注过关切的目光,与海南文学界结下不解之缘。在海南写下“人在江湖”的莫言,在文学的江湖上已经走到了巅峰,让我们一起祝贺他,祝贺中国文学。 



### [作家档案]

莫言,原名管谟业,1955年2月生于山东高密县,中国当代著名作家。他自1980年代中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,充满着“怀乡”以及“怨乡”的复杂情感,被归类为“寻根文学”作家。其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,写的是发生在一出发生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“传奇”。著有《红高粱家族》、《酒国》、《丰乳肥臀》、《檀香刑》等长篇小说11部,中短篇小说100余部;其中许多作品已被翻译成英、法、德、意、日、西、俄、韩、荷兰、瑞典、挪威、波兰、阿拉伯、越南等多种语言。2011年8月,莫言凭借长篇小说《蛙》获第8届茅盾文学奖。2012年10月11日,获得诺贝尔文学奖。



莫言(左)与韩少功、张炜(右)在德国候机。  
韩少功供图

莫言(右二)行参观琼海蔡宅。关向东摄



莫言给人的印象就如他的名字,言语不多,喜欢安静,让人不忍打扰他。迎面走来,你可以不用跟他打招呼,他也只是和你看一下眼,就算是交流过了。但即便如此,莫言依然让人感到亲切,温暖,信任,哪怕他已经是著名作家、中国作协副主席,他也一点“不占地方”(海南作协主席孔见语),不摆架子,这与时下的一些名人作派大相径庭。

莫言与海南可算是有缘。今年3月,由于海南奥林匹克文学奖大奖赛的评选,莫言被邀作为终评委,短时间内连续两次上岛,阅读参赛作品,给获奖作家颁奖,对海南作家的创作给予较高的期待。

10月13日,海南省作协、《天涯》杂志联手行动书店,在三亚举行“诺贝尔文学奖与莫言”首期文学沙龙。海南省文联副主席单正平、海南省作协秘书长梅国云、作家崽崽、《天涯》杂志执行主编王雁翎、编辑赵瑜、青年学人韩子文等相聚一起,以一个读者的身份,畅谈各自心目中的莫言。

### 厚道莫言

“莫言的作品给人的印象与他朴实的外貌绝然不同。从作品看,他的语言很暴力、很血腥,如《檀香刑》。从背景看,莫言出生于山东高密,那是中国文化传统很浓厚的地方,也是中国社会矛盾非常集中的地方。从《水浒》所折射出来的种种社会问题到近百年来成为中国战争的重灾区,所有这些都与齐鲁文化的结合,在莫言的笔下得以充满张力的表现。在中国作家中,他的小说非常另类,想象力诡异,语言恣意汪洋,仿佛所有的器官都打开了,让人看起来很快,在一定程度上,也许是诺贝尔文学奖看重莫言作品的原因。”评论家单正平说。

在崽崽眼里,农民出身又历经磨难的莫言,即使成为著名作家,依然是农民本色,低调,谨慎,外表土气,如果不介绍,根本不知道他就是拥有众多有影响作品的人。这也是一个优秀的作家所具备的品质。崽崽十分看重莫言作品中的人民性,充满着“怀乡”与“怨乡”的复杂情感。“我觉得《蛙》是莫言写得最好的作品。语言风格与他出道时的作品《红高粱家族》一样,很有力道,在压抑的气氛中赤裸裸的文字扑面而来,直指人心,震撼心灵,在主题上直接挑战国策,极有担当和勇气,这在功利写作流行的年代,是极具力量的,令人钦佩。”

令人玩味的是,木讷也许不是莫言的天性。莫言遇到老友,也会幽默风趣,妙语连珠。莫言木讷,不多言语,也许是出于农民的智慧,出于齐鲁文化的滋养:外表脆弱,内心强大,善良,充满正义感。哪怕是面对比自己地位低微的人,他也小心谨慎,生怕别人吃亏,让自己内心不安。《天涯》编辑赵瑜举一例,莫言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说,